



三九四九冰上走

● 梁永刚

寻味宝丰

寻味宝丰

1月20日，时令进入大寒，正值四九天，这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。过了这个节气，春天也就不远了。

河南民间与时令节气有关的民谣中，《冬九九歌》名气最大，浅显易懂如白话，大人小孩都会唱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五九六九抬头看柳，七九河冻开，八九燕归来，九九加一九，耕牛遍地走。”

吾乡地处中原腹地，关于小寒的农谚俗语有很多，譬如，小寒时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北风吼；小寒过后，冻烂蒜臼；小寒大寒，冻成一团；小寒小寒，无风也寒；小寒不寒，来年不丰；小寒节，十五天，七八天处三九天；小寒逢三九，冰上走一走；大寒没有小寒寒，大寒过后天气暖。

老辈人常说，冷在三九，热在中伏。冬至后的81天，分为9段，每段9天，称为“冬九九”，小寒过后，三九到来。

三九这个一年中最冷的时段，常常落在小寒节气的15天内，故而吾乡就有了“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罕”的说法。

那年月的村庄，时令到了小寒，阡陌地埂、草垛屋舍、砖窑麦田、坑塘河湖都被大自然的冰雪遮挡得严严实实，陷入虚空，归于沉寂。

苍茫天地之间，寒冷漫卷而来，一波波让人颤栗，一次次逼近萧索。

寒冷的冬季，天是清冷的，犹如一幅冷色调的素描，瞥上一眼，眉头紧锁，寒意倏然而至，直抵五脏六腑；山是孤寂的，一地衰草经雪历霜，元气折损大半，小生灵都蛰伏到了沉沉的梦乡，目之所及唯有光秃秃的老木柯枝，高高擎起空虚的鸟巢，诉说岁月的苍凉；风是凛冽的，带着刺耳的哨音，走村串巷，登堂入室，以残暴无情的决绝掳走上屋厢房尚存的余温；河是冰封的，身上覆盖厚墩墩的盔甲，双脚收住急匆匆的步履，忘记了浩荡豪迈的盛夏过往，留下了坚硬凛严的冷峻面孔。

在我幼时，还没有暖冬这个说法，歌谣中所唱的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，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场景。

那时候，天冷冰多，厚雪封门，往往这场雪还没化尽，那场雪又下来了，陈雪加上新雪，不断堆积，不只坑塘河湖结有厚冰，就连公路小道上也是溜光地滑。

那年月，我们脚上穿的老棉鞋都是用煤矿上的废弃溜子带当鞋底，在结了冰的路上打出溜滑再合适不过。打滑的时候，先助跑几步，然后弓着腰，两脚一前一后，借着惯性快速滑行。助跑的速度越快，距离越长，身体的惯性就越大，滑得越远。

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童年和少年记忆里的乡村冬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，十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但凡有水之处，全部结成冰凌。早些年，不少庄户人家没有专门灶房，只是在院里搭个棚，简陋，窄狭，跑风，漏气，乡人俗称“灶火棚儿”。水缸粗笨个头大，灶火棚儿里搁不下，五冬六夏都放院里，寒潮一来，水和缸壁冻成一体，就连舀水的葫芦瓢也冰封其中，很像天然凝固的白色琥珀。早起做饭的主妇拿来大擀杖，捣烂厚冰块，才能取水添锅，烧火做饭；灶台上的铁锅、地面上的瓦盆、案板上的饭碗，里头留有剩水，头天晚上没倒，第二天一大早也会被冻成冰坨，稍微加温，倒扣过来，就成了晶莹剔透的冰锅、冰盆、冰碗，就像童话世界里的冰雪道具。

早年间，吾乡多是土坯房，房檐很低，伸手就能摸到。房坡

积雪融化后，顺着瓦垄往下淌水，夜里持续降温，一泻长流水，冻成冰凌橛儿，上粗下细，长

长短短，犹如冰挂，堪称奇观。

农家孩子起床，手里掂根木棍，

站檐下，挨个敲，大珠小珠，溅

落一地，噼啪哗啦，活蹦乱跳，从地上捡

块大的，放嘴里轻轻吮嗍，冰牙根，透心凉，像冰糖，没甜味。

我老家梁庄是以姓氏为名的小村，明代洪武年间，先祖携家眷，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迁徙至滍阳街西岭下定居，得名安坡岭，又叫安坡梁，后更名为梁庄，沿用至今。梁庄是我的胞衣之地，也是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往南不远，有一片10个西湖大的水域，规范名称叫白龟山水库，别称白龟湖，梁庄的大人小孩习惯性将其唤作河里。村人见面打招呼，问及去哪儿，若是去水库，便说到河里。乡人口中的河里指的是沙河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因为修建白龟山水库，梁庄从老庄整村搬迁到现址。如今，老庄附近的沙河故道早已淹没在白龟湖的泥沙之中，只有到了夏季枯水期，才依稀可见河道的大致轮廓。

01.20



老话儿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一条河流，一泓碧水，一方坑塘，从寒潮初起，结层薄冰，到小寒至冷，上了实冻，需要昼夜不歇，厚积薄发，就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树，一缕春风来了，摇一摇，晃一晃，一场春雨来了，滋一滋，润一润，摇晃来滋润去，就出落成挺拔之势，生长为伟岸之躯。

听祖父说，老庄离沙河很近，只隔了几块地，一袋烟吸不完，就能走个来回。在老庄生活时，沙河年年都上实冻，河两岸的庄稼人推着独轮车，赶着牛马车，拉着架子车，走亲访友，赶集赶会，汤汤似水，绵延不断。

旧时乡间，大小村庄都有或大或小的坑塘，到了三九四九，都会结冰上冻，多年份要上实冻，虽然不像河流冰封后人来人往，却是孩子们疯玩的游乐场，也是大人们解心焦的欢乐

地。但凡地上能玩的传统游戏，几乎都被搬到光滑洁净的冰面上。譬如，弹琉璃蛋儿、打纸包、推桶箍、磕拐、撂窑儿、跳皮筋。冰上平平展展像玻璃，不起一丝尘埃似镜面，无需担心疙疙瘩瘩坑洼不平，不用发愁尘土飞扬泥泞不堪。哪怕是再寻常不过的普通游戏，一旦把场景转移到冰上，立马就有了蓬勃的朝气、晶莹的灵气、浓郁的喜气，就像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俊俏姑娘一经梳头洗脸，换上新衣，立马眉清目秀，两眼放光。

面对奇幻美妙的冰上世界，不只是乡野孩童兴奋不已，想象力得到空前激发，就连那些憋闷许久的家禽家畜也趁着天晴溜出家门，到冰上撒欢凑热闹。狗是家畜中的活跃分子，有的跟随主人寸步不离，有的呼朋引伴同行前往，窜到冰上奔跑，相互玩耍嬉戏。狗们的领地观念很强，这个村的狗遇到那个村的狗，总要虚张声势，高声狂吠几声，展示威严，然后摇摇尾巴各自走开，相安无事。毕竟，冰面上是村庄与村庄的公共空间，类似于两国的公海，狗们一年到头难得冰上狂欢，不会再像平日那样追着撵着撕咬、非要争个胜负。

有时候，鸡们鸭们也从庸常的农家日子里，踱着小碎步，悠闲走出来，叽叽嘎嘎叫着，扑棱棱跳着，顺着溜光冰面，颤颤巍巍移步。鸡子天性灵巧，爪子抓地牢靠，即便在冰上行走，也很少摔倒翻跟头，顶多是原地打转，挪不开步。吾乡把鸭子唤作扁嘴儿，是取其某个身体特征起的小名。扁嘴儿生来笨拙，走路一摇三晃，冰上太滑，站立不稳，勉强迈步向前，不停打着趔趄，只好奓开翅膀，借以控制方向，滑稽而可笑。

岁月如歌。的确，在那娱乐活动单调的年代，冬季的冰上运动也给人们带来不少欢乐和回忆。